

“上海”的白玛和所珠

简平

我是在直播平台上偶然刷到白玛和所珠的，我没有划走而是停留下来，是因为我很好奇，那一刻，他们在上海地区的直播排行榜上名列前茅，可他们显然是藏族，直播的地方是山上的一小块平地，身后是连绵的山脉，远处的山顶白雪皑皑。

进入他们的账号，方知他们

确实注册在四川，这是必须真实的，只是“直播间”所在地区选择了上海，而且还是黄浦区。我之前不知道可以做这样的选择，现在才得知这是被允许的，就像微信里的朋友，明明在上海，但可选择“所在地”在海南、青海，甚至鲜有人知的安道尔、泽西岛，大概平台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心愿吧。我加了关注后，便开始询问他们。原来，白玛和所珠是双人组合直播的主播，两人今年都是二十岁，生活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的一个海拔达4000多米的村子里，他们是发小，也是邻居，两人除了去过一趟省府成都，还没有去过别的省城。今年一开年，他们突发奇想，学着做起了直播——尽管地处偏远高海拔山区，但他们同样渴望与这个世界连接。

白玛和所珠的直播很纯粹，不带货，不兜售，就是展示自己的才艺，唱歌跳舞，简陋到连个话筒都没有，不要说什么声卡和音响了，唱起歌来完全就是清唱。我问他们，怎么会想到选择上海，而且还具体到了黄浦？白玛和所珠告诉我，在他们心里，上海是个令人向往的遥远而美好的地方，虽然从未去过，但知道那是个国际大都市，而传说中人山人海的外滩和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又都在黄浦，他们希望自己的直播能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因此，毫不犹豫地选了那里，他们相信上海，相信黄浦会容纳他们，会帮助他们实现心中的梦想。

就这样，白玛和所珠成了“上海”人。其实，这是需要有勇气的，因为按平台规定，你选择将“直播间”设在哪里，就必须在哪里进行比拼。现下“直播间”设在上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个个都花样百般，妙招迭出，而白玛和所珠事实上对这一

虎丘湿地公园，水边的紫色与黄色鸢尾已尽数凋谢，然而，整个池塘的风景更具莫奈画中的韵味了：满池都是新生的睡莲，它的叶片是摊平在水面上的小小“芭蕉扇”，贴近“扇柄”的地方有一角开口，角度大约是25度；第一批爆花的睡莲，花茎还很短，多数花朵贴近水面，是一团晃动的温柔的粉色光影，像刚换上芭蕾舞裙的女孩沉醉在自己的旋转与起舞中；有的睡莲就像发育完好的少女，探出水面约20公分，稍微歪着头，亭亭独立，比舞台上领舞的小天鹅还要秀美。

池塘边早就聚集了来赏花的家长与学童，听他们的对话，就知道如今家长的言传身教已经到达何等“卷”的地步，哪怕是孩子举着手机拍照，家长都要讲解“水面上下的对称构图”“对焦与虚焦”“风景的前中后层次”等技术术语，还有的家长会催促孩子：“面对睡莲，多想几个比喻，以后好写在作文里。”



精灵荟 李昊天 摄

力。他们充满活力，也很幽默，那块山上的平地不大，两人跳着跳着，挥舞的藏袍长袖就会把其中的一个“撞”下坡去，令人捧腹。我想，朴素、真挚、开朗，才是比拼流量的真正要素吧。

白玛和所珠在村子里干农活，农闲时，他们基本上每天直播两次，一次是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，一次是晚上6点半到8点多太阳落山，但到了农忙时节，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尤其是初夏的时候，他们还得进山挖虫草、贝母、羌活、手掌参。白玛和所珠都很懂事，总是帮着父母做些牧牦牛、磨糌粑、做酥油茶的家事。白玛家兄弟姐妹八个，他排行老七；所珠家有三个孩子，他是老大，底下有两个妹妹，他没念过中学，可现在每到周日，他会骑摩托车将大妹妹送到县城的寄宿制高中，并祈福她能够考上大学。比起性格外向的白玛，所珠显得有些内敛，这倒是成就了这个互补的搭档组合，有时其中一个有事走不开，只能一人独播时，人们都不习惯了，会不断地在公屏上喊话：“赶紧过来啊！”

如今是个新大众文艺时代，作为草根的白玛和所珠所展现的川西甘孜藏区风采，给包括上海在内的人们带来了许多的惊喜和快乐，所以才能冲进直播收看排行榜前列，才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欢。前几天，所珠问我，当晚上8点多他们下播时，上海是不是也才刚刚日落，我告诉他，这个时候，上海天已黑了，但正是华灯璀璨。我真的希望有一天，白玛和所珠能到上海，到黄浦，亲眼看看这个他们选择的心目中理想的所在地。其实，在甘孜境内经过的雅砻江，是长江上游的支流，一路向东，终将流到上海，与黄浦江汇合，然后奔腾入海。

切并不了解，但是，他们却凭着纯朴，凭着真实，吸引住了许多的人，短短时间里就收获了过万粉丝。他们不太会讲话，由于平时生活中使用藏语，因而普通话说说得并不太流利，带着些地域口音，有的发音让人听后忍俊不禁，但他们的努力却格外感人。既然不会花言巧语，他们就老老实实地唱歌跳舞，歌声高亢，直达云天，跳锅庄舞更是热情奔放，舞姿朗爽，刚柔相济，尽显康巴汉子的魅力。

很快，将睡莲比作“芭蕾少女”“植物界的火烈鸟”“水上漂浮的美丽小灯”的孩子，受到了表扬，而将睡莲比作“生气时攥紧的小拳头”的孩子，立刻遭到了训斥：“哪儿像小拳头了？明明是那么舒展柔美的花！”

孩子指了指花朵旁边，三五个外层萼片泛着青灰色光泽的花苞，辩解：“我说的是花没开的样子……”家长气恼地拍了一下孩子的头：“那应该是神笔马良的毛笔头子，你就不能想一个能得高分的比喻！”

然而，孩子不肯服输，他把自己的拳头攥紧，伸到妈妈面前：“明明是生气的拳头，它很有力量，可以把热空气打一个窟窿。毛笔，多么软绵绵，我不要这样的比喻！”他扬起脸来，毛茸茸的脸蛋上满是热汗，热切地盯着妈妈，等着肯定。妈妈最终还是屈服了，她半是无奈地揉了揉儿子的头，笑道：“穿过柔道服，睡莲都变了模样。妈妈承认，还是你的眼光更别致呀！”

五月的菜地

徐斌

今天是周日，五点钟起床，骑电动车到戚桥，买山芋苗。戚桥是个老集市，原是个乡，现在变成村，一四七逢集，人多得走不动路。妻子挑选了八十棵山芋苗，一种带着老根，一种是从藤子上剪的嫩苗，说是黄心山芋。

栽山芋有讲究。先背垄子，便于沥水结山芋。用铲子挖个宕子，让苗睡在里面，覆土，仅留个头。后是浇水，使之活棵。这是何姐教我的方法。

去年冬天种的白菜，留了点籽，已然饱满成熟，尽数采收。大蒜叶皆枯黄倒伏，说明到了起蒜头的时候。妻子昨晚已浇过水，今天好挖。挖出蒜头后，剪去枯叶，放空地晒。白白胖胖的，“弟兄七八个，围着柱子转”。乡下过去有编蒜辫子习惯，挂在土墙外面，非常有仪式感。

做完这些，在田沟里走，在田埂上走，满眼青绿，另有麦子和油菜籽的金黄。先前黄豆与四季豆的叶片生出铁锈似的病斑，妻子打了农药，如今早已褪去颓态，枝叶舒展，细茎向上攀援，妖娆可爱。西葫芦捧出硕大的黄花，番茄藤蔓间繁花点点，脚下莧菜肆意生长，层层叠叠。这里去年底撒过鸡屎粪，现在开始发力。

太阳出来了，露水已干，我俯身田间，为南瓜、瓠子、香瓜整枝打杈，摘心打顶。如今学农事，多是翻看短视频，零碎的讲解模棱两可，并无定式章法。索性不囿于教程，凭着本心与经验慢慢摸索，一剪一掐，修整枝蔓，打理秧苗，在亲手耕耘中读懂作物生长的规律。随手采下一颗坚实饱满的鸡心包菜，脆嫩清甜，是土地馈赠的新鲜滋味。

这片小小的田垄间，藏着最纯粹的烟火善意。你赠我几株瓜秧，我予你几棵秋葵的苗；你给我一把青菜，我给你几只辣椒。无需多言，礼尚往来，质朴的温情在菜畦间流转，让一园青绿，更添人间暖意。菜地从不是孤芳自赏的天地，而是乡邻温情的栖息地。

放眼整片菜地，满目生机盎然。瓠子攀藤，玉米拔节，花生铺地，生菜青翠，各类作物各得其所，向阳生长。在我看来，种菜从不止于劳作，更是一场温柔的修行。躬身泥土，俯身耕耘，筋骨得以舒展，心事得以安放，所有浮躁都被田间清风抚平。最动人的是种菜的真谛：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种下勤恳，便收获繁茂，种下期许，便遇见希望。

菜友们自有耕作智慧，各有体会。比如老任说，辣椒、豆类要干，“只要干不死，就往死里干”。想到以前我家辣椒、四季豆长势不佳、状态萎靡，或是浇水过勤、土壤过涝所致。万物生长自有章法，适度克制，顺应天时，方能让作物扎根深土、茁壮生长。

我家菜地里，今年增添了几位新成员，如人参菜、菊花脑、野蒿。它们皆从野地移来，悄然扎根。又遇故人小许。她是妻子昔日同事，从前朝夕相伴、笑语盈盈，后来各自忙碌，渐渐疏淡失联。未曾想，今年她也择此地种菜，一方菜园，重续旧缘，久别重逢，分外欣喜，为平淡的田园时光添了一份意外的温暖。



睡莲旁的比喻

华明玥